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序

嘗記博物志云：「漢劉褒畫雲漢圖，見者覺熱，又畫北風圖，見者覺寒。」竊疑畫本非真，何緣至是？然猶曰：「人之見，為之也。」甚而僧繇點睛，雷電破壁；吳道玄畫殿內五龍，大雨輒生煙霧，是將執畫為真則既不可，若云贗也，不已勝於真者乎？然則操之家，亦若是焉則已矣。今小說之行世者無慮百種，然而失真之病起於好奇，知奇之為奇，而不知無奇之所以為奇。舍目前可紀之事，而馳騁於不論不議之鄉，如畫家之不圖犬馬而圖鬼魅者，曰：「吾以駭聽而止耳。」夫劉越石清嘯吹笛，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圍而去。今舉物態人情，恣其點染，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於其間，此其奇與非奇，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。則為之解曰：「文自《南華》、《沖虛》，已多寓言，下至非有先生、馮虛公子，安所得其真者而尋之？不知此以文勝，非以事勝也。至演義一家，幻易而真難，固不可相衡而論矣。有如《西遊》一記怪誕不經，讀者皆知其謬。然據其所載，師弟四人各一性情、各一動止。試摘取其一言一事，遂使暗中摹索，亦知其出自何人。則正以幻中有真，乃為傳神阿堵而已，有不如水滸之譏。豈非真不真之關，固奇不奇之大較也哉。」

即空觀主人者，其人奇、其文奇，其遇亦奇。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，出緒餘以為傳奇，又降而為演義，此拍案驚奇之所以兩刻也。其所摭摭大都真切可據，而間及神天鬼怪。故如史遷紀事，摹寫逼真。而龍之踞腹，蛇之當道，鬼神之理，遠而非無，不妨點綴域外之觀，以破俗儒之隅見耳。若夫妖艷風流一種，集中亦所必存，唯污穢世界之談，則戛戛乎其務去。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，言其鐵心石腸，而為《梅花賦》則清便艷發，得南朝徐庾體。繇此觀之，凡託於椎陋以眩世，殆有不足信者，夫主人之言固曰：「使世有能得吾說者，以為忠臣孝子無難，而不能者不至為宣淫而已矣。」此則作者之苦心，又出於平平奇奇之外者也。時剞劂告成，而主人薄游未返，肆中急欲行世，徵言於余。未知搦管，毋乃刻畫無鹽、唐突西子哉！亦曰簸之揚之，糠粃在前云爾。

壬申冬日 睡鄉居士題并書

小引

丁卯之秋，事附庸落毛，失諸正鵠，遲迴白門，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，演而成說，聊舒胸中磊塊。非曰「行之可遠」，姑以游戲為快意耳。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竟，必拍案曰：「奇哉所聞乎！」為書賈所偵，因以梓傳請。遂為鈔撮成編，得四□種。支言俚說不足供醬瓿，而翼飛脛走，較撚髭嘔血筆塚研穿者，售不售反霄壤隔也。嗟乎！文詎有定價乎？賈人一試之而效，謀再試之。余謂一之已甚，顧逸事新語可佐談資者，乃先是所羅而未及付之於墨，其為栢梁餘材、武昌剩竹，頗亦不少。意不能恕，聊復綴為四□則。其間說鬼說夢，亦真亦誕。然意存勸戒，不為風雅罪人，後先一指也。竺乾氏以此等亦為綺語障，作如是觀，雖現稗官身為說法，恐維摩居士知貢舉又不免駁放耳。

崇禎壬申冬日 即空觀主人題於玉光齋中